

# 沙海无澜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  
姚乃强 郭鸿涛 译

OZ  
Amos

# 沙海无澜

〔以色列〕阿摩司·奥兹 著

姚乃强 郭鸿涛 译

OZ  
Amo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海无澜 / (以) 奥兹著; 姚乃强, 郭鸿涛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447-1690-1

I. ①沙… II. ①奥… ②姚… ③郭… III ①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 ①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2684 号

A Perfect Peace by Amos Oz

Copyright © Amos Oz and Am Oved Publishers Ltd , Tel Aviv 1982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eborah Owen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229号

书 名 沙海无澜

作 者 [以色列] 阿摩司·奥兹

译 者 姚乃强 郭鸿涛

责任编辑 范红升 彭 波

特约编辑 王 维

原文出版 Am Oved Publishers Ltd , 1982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mailto: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 页 4

字 数 279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2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690-1

定 价 3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025-83658316)

# 目 录

<b>第一部·冬</b> .....	1
第一章 .....	3
第二章 .....	30
第三章 .....	52
第四章 .....	72
第五章 .....	102
第六章 .....	112
第七章 .....	142
第八章 .....	157
第九章 .....	167
第十章 .....	186
第十一章 .....	195
<b>第二部·春</b> .....	209
第十二章 .....	211
第十三章 .....	242
第十四章 .....	250
第十五章 .....	264
第十六章 .....	279

第十七章 .....	306
第十八章 .....	322
第十九章 .....	329
第二十章 .....	343
第二十一章 .....	352



## 第一部・冬



## 第一章

有一天,一个男人会收拾行囊,离家出走,把一切都留在身后。留下来的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他的背影。1965年的冬天,约拿单·利夫希茨就决定这样离开妻子和那个生他养他的基布兹<sup>①</sup>——这一回,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家园重新生活了。

在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以及在军队当兵的那些年里,他都被困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那里的男男女女总是想方设法不让他迈出圈子一步。他开始感到他们在阻拦他、妨碍他,他觉得绝不能让他们再这样做下去了。他们常常围坐一圈,高谈阔论什么“积极发展”、什么“消极现象”等一些他几乎无法弄懂的词儿。有时,傍晚时分,他独自一人站在窗前,望着鸟儿飞进暮色之中。这时,他会平静地想:这些鸟儿终将一死。倘若某个晚间新闻的播音员讲到“形势严峻”,他会自言自语:那又怎么样?如果某个下午他在基布兹另一端被大火烧毁的柏树林旁边散步,碰到什么人问他跑到这儿干什么,他会显出一副不屑回答的样子说:“噢,我只是随便逛逛。”可是稍过一会儿,他又会问自己:我到底在

---

<sup>①</sup> 基布兹:以色列的集体居民点,由成员拥有(或租用)和管理。收益首先用于对成员提供社会服务、医疗服务以及所有的必需品,剩余用于对居留地的再投资。成人有私人住所,但儿童则集体居住和由人照看。炊事和用膳都是共同的。



这儿干什么呢？

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基布兹的人都这么夸他。是的，要是他不那么内向就好了。他们说，但他就是那个样子：一个敏感的家伙。

他现年二十六岁，平日沉默寡言，或者说郁郁寡欢。他发现自己最渴望的是独自一人，遗身物外，静心思索，全神探究，把一切弄个明白。他时常感到自己在虚度年华，在喧闹争吵中耗去生命。在一间烟雾弥漫的屋子里，人们喋喋不休地就某个怪诞问题进行着一场枯燥乏味的争论。他既不清楚这场争论是为了什么，也不愿加入进去。他唯一想做的就是收拾行囊、离家出走，到别的地方去，到一个正在等待他却又不会永远等待他的地方去。1939年，在约拿单出生之前六个星期，本耶明·托洛茨基就逃离了基布兹，离开了这个国家。约拿单从未见过这个人，甚至连他的照片也没见过。托洛茨基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一个性情暴躁的学生。他来自哈尔科夫<sup>①</sup>，志愿来到上加利利<sup>②</sup>一个采石场当了一名勤勤恳恳的工人。后来，他在我们基布兹住了一阵子，在这里，他违背了自己的信条，爱上了约拿单的母亲哈瓦。他以最崇高的俄罗斯方式爱着她——痛哭流涕、发誓诅咒，以及狂热的表白。可是这些都太迟了，因为哈瓦已经怀上了约里克的孩子，并且已经搬进了约里克远在居住区另一端的那间小屋。

经过无休止的纠缠、写信、以死相逼和在干草棚后歇斯底里地大吵大嚷之后，经过集体商议、为寻求合理解决做了种种努力之后，经过一次精神崩溃和精心医治之后，那年冬末的一个晚上，恰好轮到这个托洛茨基站岗值勤。他带着基布兹那把老古董左轮手枪，忠诚地守卫着我们，一直守到破晓。这时，一阵极度的绝望袭上他的心头，于是他在洗衣房旁边的灌木丛中埋伏起来，专门等候她的到来。他跳出来，近距离

---

① 哈尔科夫：乌克兰东北部城市。

② 上加利利：巴勒斯坦北部一多山地区。

向她开了枪。然后，他像一只被枪击伤的小狗一样尖厉地号叫着，疯狂地冲进牛棚，向刚刚挤完牛奶的约里克开了两枪，还向我们那头唯一的公牛斯塔克诺夫开了一枪。基布兹的人被枪声惊醒，迅速从床上跳下来。这个可怜的人在一阵狂奔之后，一头钻到一堆粪肥后面，把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的头部。

尽管没有一颗子弹击中目标，也没有流一滴血，但是这个备受相思之苦的年轻人还是逃离了基布兹，甚至逃出了这个国家。后来，他成了美国东部一度假胜地——迈阿密海滩——上的旅馆业大亨。有一次，他向我们捐赠了一大笔钱用来建造音乐厅。还有一次，他用生硬的希伯来语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又是殷切希望，又是扬言威胁，或者干脆自告奋勇提出要求说他要当约拿单·利夫希茨真正的父亲。

有一次，约拿单在父母家中的书架上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纸片。纸片夹在一本陈旧的希伯来小说里，上面写了一首类似《圣经》中《雅歌》的爱情诗。它显然出自同一个本耶明·托洛茨基之手。不过，诗中的情人叫玛丽莎的以利亚撒<sup>①</sup>，他爱的人是希尔希的女儿，叫阿苏瓦。诗名叫做《但是他们的心并不真诚》。纸片下端写着几个圆体铅笔字，笔迹流畅，但因为是用西里尔字母<sup>②</sup>写的，约拿单无法弄懂它们的意思。

多年以来，约拿单的父母从没有当着他的面提及本耶明·托洛茨基的事。只有一次，在激烈的争吵当中，约里克用波兰语对哈瓦说：“Twój komediant.”<sup>③</sup>她嘘声责骂道：“Ty zboju. Ty morderco.”<sup>④</sup>

有时候，基布兹老一辈的人回忆说，这件事从头至尾都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个家伙，仅隔两三英尺远，居然打不中一头牛。

---

① 以利亚撒是《圣经》中亚伦的儿子和继承人，以色列的大祭司。

② 西里尔字母据称为西里尔人在9世纪创制的，为俄语、保加利亚语等斯拉夫语的本源。

③ Twój komediant. 波兰语，意为“你这个小丑”。

④ Ty zboju. Ty morderco. 波兰语，意为“你是强盗。你是杀人犯”。

约拿单努力想象着一个不同的地方，一个适合他的地方。在那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工作和休息，不再被团团围困。

他打算到遥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那个地方要尽可能地不同于基布兹，不同于青年营，不同于沙漠营地，也不同于公路交会处。在公路交会处，排成长列的士兵在等待搭便车，他们忍受着干热的狂风以及蓟花、汗水、尘土和烘干了的小便混在一起所形成的恶臭。也许是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真正的大城市，那儿有河流、大桥、尖塔、隧道和巨大的怪兽雕像喷泉。每到夜晚，喷泉里都辉映着朦胧的灯光。喷泉旁也许站着一个孤独的女人，她面对水中的灯光，背对鹅卵石铺成的广场。在这个地方一切都可能发生：爱情，危险，神秘的邂逅和突如其来的征服。

他幻想着自己昂首阔步地走在一座大厦的走廊上，脚步轻盈得像一只丛林中的小猫。这座巍峨、冰冷的大厦的走廊上铺着地毯。他从门卫身边挤过，走进电梯。电梯的天花板上，圆形顶灯发出耀眼的银光。他走进涌动的人流中间，周围的陌生人都沉浸在各自的事情里，每个人都是完全孤立的个体。他自己的面部表情跟他们的一样神秘莫测。

所以，他想到国外去，一边学习，一边做些零活。比如说，他可以当守夜人，或者当服务员，甚至还可以当信使。他曾在报纸的招聘栏中看到一则这样的广告。倒不是因为他对信使的工作有一丁点儿的了解，只是有某种东西告诉他：朋友，那工作适合你。他想象着自己面对仪表盘和闪烁的显示灯，操纵着最新式的机器，身边围着坚毅英俊的男人和灵巧可爱的女人。这个国外的大城市毫无疑问是在美国，毫无疑问是在电影中的美国中西部地区。他终于独身一人，住在摩天大楼顶层一间租来的房间里。在那儿，晚上他可以准备入学考试，进而谋一份职业，踏上生活的金光大道。然后，他要继续前进，到那个正在等待他却

又不会永远等待他的地方去。

那年暮秋时节,约拿单鼓足勇气,向父亲暗示了自己的计划。

不过,这个话题是约里克以基布兹书记的身份打开的。一天傍晚,约里克把儿子拦在通往俱乐部的石阶下,极力劝说他接管拖拉机库的工作。

约里克压低了声音,偷偷地对约拿单说着话。潮湿的微风吹在他们身上。晚霞被阴云遮住,只是在阵雨间歇才透出一丝光亮。一张被雨水浸透的长椅上铺满了湿漉漉的胡桃树叶。胡桃树叶已盖住了一个失灵的洒水器和一堆麻袋。约里克身材魁梧,虎背熊腰。他肩部以下的线条粗犷而挺拔,就像一个沉重的包装箱。但是他那苍白、病态的脸色和面庞上一块块斑驳松弛的皮肤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老花花公子,而不是一个坚持原则的老社会党人。约拿单则是个瘦高个儿,略微有点儿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一个劲儿地盯着长椅、被掩埋的麻袋和失灵的洒水器。突然,他猛地迸出一串话来,声音急促、低沉。

不!决不!他连听都不想听。管理拖拉机库不适合他干。他在柑橘林有活要干,还有葡萄柚等着要收。“我是说,待雨停了之后。今天我们当然不可能去收葡萄柚,可是只要天一晴,我们就又得开始干活了。再说,拖拉机库——我跟拖拉机有什么关系?”

“这可真是件新鲜事。”约里克说,“如今没人乐意在拖拉机库工作了。Mazel tov<sup>①</sup>。前些年,大家争着抢着要到那儿去,因为人人都想成为机械师。现在倒好,突然之间,跟螺栓、螺母打交道反而变得有失身份。这些锡西厄人!匈奴人!鞑靼人!我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是从总体上说你们这些年轻人。瞧瞧你们那些年轻的工党分子,瞧瞧你们那些青年作家。不管这些了。我只要你先接管拖拉机库,直到我们找

---

① Mazel tov: 希伯来语,意为“恭喜恭喜”、“可喜可贺”。

到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为止。而且，既然我要你帮这个忙，我就希望你能为你的拒绝做出更好的解释，而不是这样哭哭啼啼的。”

“听着，”约拿单说，“听着，我只是觉得我不适合干这个。”

“不适合？”约里克说，“什么你觉得不觉得？什么你适合不适合？我们这儿是干什么的？是剧团吗？难道我们是一群演员，正在决定谁来扮演鲍里斯·戈东诺夫<sup>①</sup>？你说你究竟干还是不干？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什么工作适合我，什么工作不适合我。你们还把这些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胡说八道叫做什么自我实现啦，或者随你们叫它什么啦。干工作还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呢，嗯？”

“你瞧，我只是说这工作不适合我干，”约拿单说，“你有什么好发火的呢？我天生不是干这个的料子，就这么回事。再说，我正在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可是你却在这儿淋着雨，跟我争论什么年轻的工党政客。你瞧，又下雨了。”

这一席话约里克并没有听到。或许他听得很清楚，觉得还是做出让步为好。不管怎样，他回答说：“那好吧，晚上睡觉的时候想一想，干还是不干，然后给我个答复。整个晚上都站在这儿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况且雨都浇到我们头上了。说到头，你应该去理个发了。”

在一个星期六，约拿单的弟弟阿摩司从部队回家休短假。约拿单对他厉声呵斥：

“你干吗总是讲些明年的事情？你根本没法知道一年以后你会在哪儿。我也不会知道。”

他又对妻子丽蒙娜说：“你觉得我该理发了吗？”

丽蒙娜久久地望着他，怯懦、迟疑地笑着，就好像被人问到了一个微妙的甚至是危险的问题。她回答说：“你留长头发挺好看的，不过要

---

<sup>①</sup> 鲍里斯·戈东诺夫(1551—1605)：俄国沙皇(1598—1605)。

是你嫌头发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废话。”约拿单说。

要离开他从小就熟悉的气味、声音和色彩,不免使他感到有点难过。他喜欢夏末夜晚的芳香。夜幕徐徐降临的时候,芳香便笼罩了那片刚刚修剪过的草坪。穿过草坪,在夹竹桃丛的旁边,三只小狗在猛烈地厮咬着,争夺一只残缺不全的鞋子。一位老拓荒者戴着一顶高耸的工作帽,站在路旁看报纸,他的嘴唇蠕动着,好像是在祈祷。一位老妇人从他身旁走过,臂上挎着一只蓝色的篮子,篮子里面放着蔬菜、鸡蛋和一块新鲜的面包。因为祖辈留下的某种宿仇,她连头也没点一下就走了过去。“约拿单,”她会轻声说,“你瞧草坪边上的菊花,它们那么洁白,就像冬天里飘落在卢帕廷的雪花。”录音机的声音从幼儿园里传出来,和小鸟的鸣啾混杂在一起。在遥远的西边,在柑橘林那边,在太阳落下去的地方,一列货运火车驶过,发出两声呜呜的低鸣。

约拿单为要离开父母感到难过,也难舍那些安息日的前夜和节日欢庆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男女老少几乎全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穿着刚刚熨好的白衬衣和套衫,聚集在俱乐部里,唱起古老的歌曲。他也舍不得离开柑橘林中的铁皮小屋。有时,他会在干活的时候偷偷溜出来,跑到那里,待上二十分钟,浏览一下报纸里的体育专栏。他还为丽蒙娜难过。他舍不得夏日清晨五点钟那血红的太阳,它从东边嶙峋的小山后面冉冉升起,照耀着被遗弃的阿拉伯村庄谢赫达赫的废墟。每逢星期六他便在这些山岭和废墟中作徒步旅行。有时和丽蒙娜一起去,有时和丽蒙娜、尤迪和安娜特结伴同行,有时只是他一个人。他为要离开这一切感到难过。

晚上,约拿单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他在想,不管等待他的是什么东西,那东西一定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如果他不快一点儿,它可能

不等他就走掉了。早晨，他赤着脚，穿着内衣轻轻走到门廊，穿上他的工作服和靴子。靴子上粘满了泥块，其中有一只几天前裂开了一道口子，龇牙咧嘴地笑着，露出满口锈迹斑斑的铁钉。在小鸟凝滞的啼叫声中，他听到有个声音在召唤他，催促他收拾行李离开，不是去葡萄柚果园，而是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那儿才是适合他的地方，因为那儿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最好不要太迟了。

他一天天地感到体内有什么东西正在衰竭。是病了，还是失眠？有时，他的双唇会不由自主地低语：够了。就这样了。结束了。

他们从小就灌输给他的信仰、观念都在开始消失，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东西在他心中变得越来越淡漠了。当那些人在基布兹的大会上大谈什么平等权利屡遭侵犯，什么加强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以及什么诚实的必要性时，约拿单便会独自一人坐在餐厅里最偏远的桌子旁边，躲在最南端的柱子后面，在餐巾纸上勾画海军驱逐舰。如果会议越长，他会继续画航空母舰以及一些他只在电影和杂志插图中见到过的舰艇。每当看到报纸上讲起战争危险在不断加剧的时候，他就会对丽蒙娜说：胡说八道。这些白痴只会这么瞎扯。说完，他就把报纸翻向体育版。

赎罪日前不久，他退出了青年委员会。在他心里，思想观念似乎都已消失。悲伤却陡然而生，像尖啸的警笛声一样忽起忽落。而且，即使是在悲伤消退的时候，比如说在他工作或下棋的时候，他仍能感到悲伤像一个体内的异物，在刺痛着他的心脏、喉咙、胸部和腹部。就好像他小时候做了坏事，尽管没被人抓到，也没有受到惩罚，但仍会感到害怕，整日整夜吓得浑身发抖。漆黑的夜里，他躺在床上，始终无法入眠。你这个疯狂的傻瓜，你，你都干了些什么？

约拿单渴望避开这种悲伤，像书中那些富有的欧洲人一样，逃到白雪皑皑的大山里去躲避夏日的酷热，或者跑到温暖的南方逃脱冬日的严寒。有一次，当他和朋友尤迪从卡车上卸下袋装化肥的时候，他对尤

迪说：

“嘿，尤迪，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局是什么？”

“费加做的肉圆。他一星期做三回，里面只不过是新鲜的面包加一丁点儿烧肉的调味品。”

“不，”约拿单坚持说，“我是说正经的。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大的骗局。”

“好吧。”尤迪无精打采地说，“我猜是宗教，也可能是共产主义，或者两个都是。”

“不对，”约拿单说，“是我们小时候听人讲的那些故事。”

“故事？”尤迪惊讶地说，“你怎么会想起这个呢？”

“那些故事跟现实生活完全相反。就是这样的，尤迪。你身上有火柴吗？还记得吗？那次，突击队袭击了努科卜的叙利亚人。有一个叙利亚士兵被炸飞了半个身子，我们把他放到吉普车里，把他的手搭在方向盘上，点着了一支香烟，插在他的嘴里，然后走开了。你还记得那件事吗？”

尤迪半晌没有回答。他从卡车上拖下一袋化肥，仔仔细细地把它摆好，用它垫底继续往上垒。然后，他嘘了一口气，用手搔着痒痒，转过身来瞅了约拿单一眼。约拿单正斜靠在卡车车身一侧抽烟。尤迪笑了起来。

“你在干什么呢？光天化日之下跟我卖弄哲学？”

“胡说！”约拿单说，“我正在想我曾经读过的一本用英文写的小书。那本书内容有点下流，讲的是白雪公主吃毒苹果昏睡之后，七个小矮人真正对她干了什么。尤迪，那全是骗人的。此外，《亨赛尔和格雷特尔》、《小红帽》、《皇帝的新装》，还有所有那些动听的故事，说什么人人都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全是骗人的。”

“说到骗人，把我的火柴从你口袋里掏出来，还给我。来吧，在埃特纳到来之前，我们赶快把剩下的化肥卸完。只剩下三十袋了，吸足一



口气。”

约拿单深深吸了一口气,冷静了下来。

决定来得那么容易,简直让人吃惊。到头来所有的困难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他站在镜子前面,刮着胡子,低声说道:

“他收拾好行装就离开。”

去年夏天,就在约拿单决定离开之前几个月,他的妻子遇到了一次不幸。这倒不是说约拿单把这件事当做他下定决心离开的原因。“原因”和“结果”这样的字眼对他来讲毫无意义。每年春秋季节,丽蒙娜喜欢观察候鸟迁徙。就像这些鸟儿一样,约拿单只是认为他离开的时刻到了。

两年前,丽蒙娜失去了一个孩子。后来,她又怀孕了,夏末她生下了一个死胎,是个女婴。医生建议她不要再试图生孩子了,至少暂时不要了。不过无论如何,约拿单是不想再试了。他唯一想做的就是收拾行装离开。

过了大约三个月之后,丽蒙娜开始从基布兹的图书馆借来一些有关非洲的书。每天晚上,她都坐在台灯旁边。淡黄色的灯罩反射出柔和、温暖的黄光。她把不同部落的种种仪式都详尽地抄录到一张张小索引卡片上:狩猎仪式、求雨仪式、驱鬼仪式、庆祝丰收仪式,等等。她用那双纤细手记录了纳米比亚村落的鼓乐谱,描绘了吉库尤<sup>①</sup>巫师的面具,记下了乌班吉沙立<sup>②</sup>的药物护身符和各种咒符。有一天,她在海法<sup>③</sup>给自己买了一张新唱片。唱片的封套上,一个赤身裸体的黑人斗士

---

① 吉库尤:东非肯尼亚中部的居民。

② 乌班吉沙立:中非共和国的旧称。

③ 海法:以色列港口城市。